

学习参与、能力发展与院校认同

——基于四川省“双高计划”职业院校的调查数据分析

周 菲

〔摘 要〕 学生院校认同对提高教育质量和提升院校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基于四川省“双高计划”职业院校调查数据,以组织认同和学习参与理论为分析框架,考察高职学生学习参与对院校认同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职业教育“双高计划”院校学生的学习参与和院校认同自评分值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学业参与、师生互动、课余学术时间投入对院校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课余休闲时间投入则呈现显著负向影响;能力发展在学习参与与院校认同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学业参与和师生互动不仅可以直接影响院校认同,也可以通过促进学生的能力发展间接影响院校认同,而课余时间投入只有促进能力发展才能对学生的院校认同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指向能力提升的有效学习非常关键。对此,提出强化以“能力发展”为核心的人才培养目标、优化教育教学模式促进学生有效学习参与、合理安排课内外时间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等实践建议。

〔关键词〕 学习参与;院校认同;能力发展;“双高计划”;教育社会学

办好职业教育是提高劳动者技能素质、促进青年就业创业的重大民生工程,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战略规划“一带一路”倡议中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撑。^①据麦肯锡预测,到2020年,中国企业将需要1.4亿高级技能人才,而缺口将达约2200万人。^②巨大的人才缺口体现出社会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现实需求。在2019年提出“推进高职百万扩招计划”的基础上,今年5月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以应对未来技术人才缺口。然而,在当代中国的教育领域,即便学生数占据半壁江山,职业教育也始终处于一个非主流的、没有或极少话语权的尴尬境地。^③存在已久的职业教育偏见、就业限制以及扶持政策的历史性缺位,使学生和家长在选择职业教育路径时犹豫不决。^④正如潘懋元先生所言:“中国也是很奇怪,人人都要找职业,但职业两个字出现在校门上就感到不光彩。”^⑤

周菲,教育学博士,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成都610059)。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源共享环境下家庭文化资本累积及其对子女学业成就的影响研究”(18CSH024)研究成果。杭州职业技术学院郑永进教授为本研究提供了数据资料,特此感谢。

① 郑海霞、刘宝存:《“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构建与区域教育治理模式创新》,《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8年第6期。

② 倪思洁:《培养高端技能人才须举全社会之力》,《中国科学报》2017年4月18日,第1版。

③ 姜大源:《提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学科地位》,《中国教育报》2013年10月8日,第1版。

④ 李继延:《关于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若干问题的思考》,《教育研究》2003年第9期。

⑤ 潘懋元:《我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看法》,《职业技术教育》2004年第18期。

2019年,国务院出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到2022年,要建设50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50个骨干专业(群)”。2019年12月,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公布中国特色高水平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名单,遴选出第一轮建设的高水平学校56所,高水平专业群学校141所。事实上,为推动职业教育优质发展,2006年以来国家先后设立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建设工程。可以说,以“扶优扶强”为原则的“双高计划”,是国家骨干(示范)院校建设工程在新时代适应新发展的重新遴选和提质升级。发展至今,第一轮入选“双高计划”建设的职业院校在探索办学体制机制、推进产教融合发展、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引领了全国高职院校的改革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职业院校的影响力。那么,“双高计划”职业院校学生的院校认同状况如何,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对于提升高职院校地位和推动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四川省“双高计划”建设职业院校为研究对象,从高职教育的直接参与者的角度,深入探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学生的院校认同问题,探讨影响学生对职业院校认同的过程性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参考。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问题

(一) 理论背景

1. “他者”与“参与者”视角下的职业院校认同

院校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认可。从评价主体的角度,职业院校认同大致可以分为“他者”视角和“参与者”视角。

“他者”视角的职业院校认同,根据评价目标的不同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主体以用人单位、普通民众为代表,注重对人才培养质量进行结果性评价。^①所依托的指标包括毕业生的就业层次、薪资水平、社会地位等,就业质量越高,公众认同度就越高。在长期的社会偏见之下,职业院校所培养的学生并不被主流(比如体制内)用人单位所认可,这进一步恶化了职校学生的就业环境,导致其相对较低层次的就业选择,如此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降低公众对职业院校的认同。在很长一段时间,结果导向的“低认同”怪圈一直难以被打破。

第二类主体以管理机构和研究群体为代表,注重对人才培养体制机制进行改革性评价。^②比如关注职业院校的发展规划、制度建设、经费筹措、办学模式、师资力量、课程教学、区域服务水平、人才供需配比等。第二类主体通过相关扶持和培育政策,在教育体系内部建立榜样带动和良性竞争机制,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不断提升职教地位,推动高等职业教育融入区域发展,使之成为储备优质劳动力资源,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供给侧”高地,从而推动职业院校获得与普通高等院校同等的社会认同。该类评价主体更认可职业院校的前景和潜能。

“参与者”视角的职业院校认同主体,是以学生为代表的教育参与者,偏重对人才培养过程的体验式评价。^③与前两类评价主体相比,学生既是教育的参与者,又是评价者,这种特殊的双重身份赋予第三类评价主观性、过程性和具体化的特征,也使得评价结果因个体主观感受和评价对象的不同而出现更多元化的结果。如今,关注“学生体验”的评价模式越来越成为院校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无论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评价范式,都不可完全置于学生的学习过程之外兀自言论。与“他

①项炳池:《高等职业教育如何突破社会认同危机》,《职业技术教育》2016年第12期。

②朱德全:《职业教育均衡发展需要完善体制机制建设》,《职业技术教育》2012年第12期。

③汪雅霜、汪霞:《高职院校学生学习投入度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教育研究》2017年第1期。

者”视角的职业院校认同相比,“参与者”视角的职业院校认同使制度、资源、模式等客体化改造的努力与学生的主观体验相结合,反映了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过程的参与者感受。因此,学习参与视角下的院校认同评价,是评价之本,既体现出人才培养“人本”理念的回归,也是实现职业院校认同整体提升的关键。

2. 职业院校认同的理论阐释与现象分析

院校认同的理论源头可追溯至组织认同理论。早期的大量研究将组织认同定义为基于个体与组织价值一致的认知结构。^{①②} 其中较为经典的是 Ashforth 和 Mael 从认知角度将组织认同定义为个体对于组织成员感、归属感的认知过程,它体现了个人与组织在价值观上的一致性。^③ O'Reilly 则从情感动机角度,将组织认同定义为成员出于对组织吸引和预期,进而保持在感情上的某种自我定义。^④ 当代关于组织认同研究更为普遍的理论框架,倾向于整合认知与情感要素,将其定义为个体由于具有组织成员身份从而产生的一种自我概念,并对这种成员身份产生了价值观上的一致和情感上的归属。^{⑤⑥⑦} 由此可见,组织认知与组织情感是组织认同的两种基本成分。

学校作为社会组织的特有形式,基于组织认同经典理论来架构院校认同的研究,必然不可脱离学生学习参与的具体情境。对职业院校认同最初的关注源于职业院校的高辍学率,以及其所导致的学生在未获得毕业文凭的情况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现象。研究表明,学生选择辍学是因为无法从教育中获得对自己未来的信心,以及对学校缺乏归属和认可的情感。^⑧ 在中国,初步的调查研究显示,我国高职学生对所就读的高职业院校认同感普遍较低,多数学生并不认可自己所接受的教育。^{⑨⑩}

职业院校的低认同似乎是一个普遍的事实。相关研究表明,影响学生院校认同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项:个人目标 (personal goals)、^{⑪⑫}学校氛围 (school atmosphere)、^{⑬⑭}社会认可 (social recognition)。^⑮ 其中个人目标和学校氛围是学校教育过程最为可控的部分,而社会认可则需要在长期的教育改良过程中去实现。同样,从可控性角度来看,在对组织认同的解释中,参与决策、信息分享、表现

①D. T. Hall, B. Schneider & H. T. Nygren, "Personal Factors in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 15, No. 2, 1970, pp. 176—190.

②M. Riketta,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Vol. 66, No. 2, 2005, pp. 358—384.

③B. E. Ashforth & F. Mael,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the Organiz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14, No. 1, 1989, pp. 20—39.

④C. O'Reilly & J. Chatman,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nd Psychological Attachment: The Effects of Compliance,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on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l. 71, No. 3, 1986, pp. 492—499.

⑤R. van Dick, "Identification in Organizational Contexts: Linking Theory and Research from Soc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Vol. 3, No. 4, 2001, pp. 265—283.

⑥H. Tajfel,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 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78, p. 63.

⑦M. R. Edwards,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 Conceptual and Operational Revie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 Vol. 7, No. 4, 2005, pp. 207—230.

⑧S. L. Christenson & M. L. Thurlow, "School Dropouts: Prevention Considerations, Interventions, and Challeng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13, No. 1, 2004, pp. 36—39.

⑨宋霞:《基于认同危机的高职业院校文化建设策略》,《教育与职业》2015年第1期。

⑩M. H. Ling, "Bad Students Go to Vocational Schools: Education,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Migrant Youth in Urban China", *China Journal*, Vol. 73, No. 1, 2015, pp. 108—131.

⑪A. Y. Wang & D. Guo,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Enrolment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Journa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Vol. 71, No. 4, 2019, pp. 538—555.

⑫E. de Koning & M. Boekaerts, "Determinants of Students' School-identificatio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Vol. 20, No. 3, 2005, pp. 289—308.

⑬O. Samdal, D. Nutbeam, B. Wold & L. Kannas, "Achieving Health and Educational Goals Through Schools-A Study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School Climate and the Students' Satisfaction with School", *Health Education Research*, Vol. 13, No. 3, 1998, pp. 383—397.

⑭M. H. Hansen & T. E. Woronov, "Demanding and Resist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chools in Rural and Urban China",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 49, No. 2, 2013, pp. 242—259.

⑮J. W. Ainsworth & V. J. Roscigno, "Stratification, School-Work Linkages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Social Forces*, Vol. 84, No. 1, 2005, pp. 257—284.

反馈等是维持组织认同的重要因素,^①也是最易改善和把控的关键因素。在学校情境中,学生的学习参与是他们对自身学习行为的自主决策过程,同时,参与学习活动也意味着分享更多的知识、信息和资源,并在与教师的交流与互动中获得关于学习表现的具体反馈,进而促进能力发展。以此为依据,可从学生学习参与、师生互动、能力发展三个向度来建构其与院校认同的关系。

相较于西方实证和微观视角,国内研究多以理论推断来分析我国高职院校认同度较低的宏观因素。主流观点将其归因于历史积续、社会文化和制度结构。^{②③} 那些关于文化的、制度的、历史的因素有助于我们理解职业院校低认同的根源,但是在改造和执行上却往往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事实上,不仅仅是外界社会对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效果存疑,作为直接参与者的高职学生对职业教育的不认可也广泛存在。从教育学视角来看,消除这种从内而外弥散的消极,应致力于教育可触及之“人”,进而推动高职教育走向质量提升的良性发展之路。

3. 学习参与视角下职业院校认同的初步探索

学习参与的研究由来已久,该领域代表人物 Astin 认为,学习参与是学生投入到学业相关活动中的生理和心理能量。^④ 美国学生参与调查项目的领导者 Kuh 进一步指出,学习参与是学生个体在学业与有效教育活动中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⑤ 因此,学习参与是学生主体性得以充分发挥的过程,积极的参与能够促进有意义学习的发生。

学习参与视角下的职业院校认同的系统化研究,可借鉴 2001 年开始的美国社区学院学习参与度调查(Community College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CCSSE)。^⑥ 作为全美高校学生学情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NSSE)的姊妹篇,该调查同样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所发展的 Astin 学习参与理论、Pace 学生经验理论以及 Tinto 学生保有理论,通过收集社区学院学生学习经验的相关数据,探寻社区学院质量提升和社会认可的新路径。研究认为对社区学院的质量判断不应只停留于学院的声誉和办学资源,更应关注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参与度,社区学院的软硬件建设应服务于学生的有效学习,这有助于提高学校声望和学生对院校的认同。^⑦ CCSSE 的基本理念是,学生越是专注于课程学习,越是加强与学院师生的交流,就越有可能获得提升和进步。院校环境需要最大程度地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以获得学生和公众的认同。为此,在 CCSSE 中专门设置了院校满意度和认可度的相关题项,以考察学生的学习参与对其院校认同的影响。研究表明,学生学习参与度越高,其保留率和升学率越高,进而对社区学院满意度和认可度就越高。^⑧

CCSSE 学习参与视角下对职业院校认同的探索,尽管只是初步的尝试而并未深入分析其作用机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职业院校认同的新的方向。

①D. Chawla & J. Sivastava, “Antecedents of Organization Identification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and Its Impact of Institutions”, *Global Business Review*, Vol. 17, No. 1, 2016, pp. 176—190.

②郑蓉芳:《关于我国职业教育社会认可的分析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6 年,第 25—28 页。

③严智雄:《高职院校教育的认同危机及其后果——以江西省一所独立设置的公办高职院校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1 年,第 54—79 页。

④A. W. Astin, “Student Involvement: A Development Theory for Higher Education”,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Personnel*, Vol. 25, No. 2, 1984, pp. 297—308.

⑤G. D. Kuh, “Assessing What Really Matters to Student Learning Inside the 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Change*, Vol. 33, No. 3, 2001, pp. 10—17.

⑥K. M. McClenney, “Research Update: The Community College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Community College Review*, Vol. 35, No. 2, 2007, pp. 137—146.

⑦Community College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Engagement by Design (2004 Findings)*, pp. 2—20,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529072.pdf>, 2020-08-05.

⑧Community College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 *Act on Fact: Using Data to Improve Student Success (2006 Findings)*, pp. 1—6,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529073.pdf>, 2020-08-05.

（二）研究问题

可见,近年来国内外职业院校认同问题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和研究考证,但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职业院校认同还存在较大的探索空间。首先,定性的宏观和中观描述较多,缺乏微观的分析,类似研究往往使提升院校认同的努力“鞭长莫及”,收效甚微。其次,现状分析多,机制探讨少,即对变量之间作用关系如何发生的进一步阐释不足,这往往使研究陷于表层重复,难以走向深入。基于上述,本文寻求以大样本数据为依托,分析学生视角下的高职院校认同,即从职业教育过程内部去探究影响院校认同的因素、程度和机制,从而为改变寻找新的着力点。

本研究的关注点聚焦于四川省职业教育“双高计划”建设院校,除了数据可及之外,还有两点原因。其一,在国家大力推进高职教育的当下,作为职教标杆的“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在软硬件建设、生源吸引力以及人才培养上,都必然优于普通高职。那么,国家花大力气扶持的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投入和院校认同如何,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也可以在一定程度考量“双高计划”建设前期职业院校的发展成效。其二,四川省是西部职业教育发展的高地,也是政策关注的重点区域,具有与东、中部省份不同的地域集群特征。该省有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1所,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7所,涵盖交通、航空、纺织、建筑等行业特色高职和普通综合高职。拥有的“双高计划”职业院校数量位列全国前十。作为为西部基础设施建设输送大量技术性人才的四川省“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对其进行专门研究有一定的代表价值和借鉴意义。基于以上思考,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四川省“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学生的学习参与和院校认同现状如何?学习参与是否增进了学生的院校认同?其促进作用的机理何在?以下,将进一步分析。

二、研究设计:研究框架、数据与变量

（一）研究框架

如前所述,在解释学生对院校的认同方面,学生的学习体验不亚于过去对学校软硬件环境和设施的评估,成为“以人为本”评价视角不可或缺的维度。它架构了学校各种因素作用于学生发展的中间过程,使学校在质量提升和院校认同方面的种种努力,得以通过学生的主观体验被实现和检验。遵循组织认同经典理论和职业院校认同的学生视角,本研究以学生的学习参与来考察认同过程(如图1所示)。分析逻辑是将学生的院校认同理解为学校促进个体学习投入和能力提升后的产物。作为学校层面与个体层面努力的交点,学生学习参与的不同维度在直接影响其院校认同的同时,通过促进专业能力和社交能力的发展,间接影响学生的院校认同。为验证这一构想,研究分解为两个层面,第一,分析学习参与和能力发展对学生院校认同的影响效应大小;第二,考察学生的学习参与对院校认同的作用机制,即考察能力发展的中介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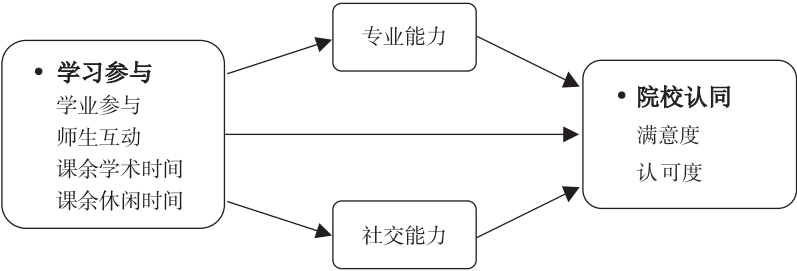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分析框架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调查采用问卷形式,在四川省 8 所“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各抽取 500—700 名不同专业的在校学生,删去无效和无法识别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4133 份。

采用 SPSS22.0 和 Mplus7.4 进行数据分析和建模。Mplus 使用编程语言,可以同时处理不同类别的数据并进行路径分析。样本分布如表 1 所示。

表 1 调查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

变量	类别	数量	频数	变量	类别	数量	频数
性别	男生	2133	51.6%	高职类型	高水平学校	691	16.7%
	女生	2000	48.4%		高水平学科群	3442	83.3%
年级	大一	1847	44.7%	学科	人文社科	1501	36.3%
	大二	2016	48.8%		理工农科	2632	63.7%
	大三	270	6.5%	生源	城市	1502	36.3%
					农村	2631	63.7%

表 2 提供了本研究涉及的主要变量定义。学习参与依据郑永进和吕林海^①的概念结构,分为学业参与、师生互动和课余时间投入三个维度。其中学业参与包含 10 个题项,主要记录学生课堂学习的投入状态;师生互动包含 4 个题项,用于呈现师生学习交流状况;课余时间安排则记录了学生在学术活动和休闲娱乐活动中所花费的时间。克隆巴赫 α 系数显示三个维度题项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867、0.883、0.852。对能力发展变量进行因子分析,降维后析出两个公因子,累计解释变异量为 70.36%,根据因子内涵将其命名为专业能力和社交能力两类,克隆巴赫 α 系数分别为 0.863、0.879。院校认同包括两个维度,分别为院校满意度(5 个题项)和院校认可度(7 个题项),院校满意度是指学生对院校教学和服务是否达到自己预期程度的认知,院校认可度是指学生对院校声望及其在学生培养方面的努力成效的认知。二者在认知对象和内容上既有关联又相区别,克隆巴赫 α 系数分别为 0.910、0.929。

表 2 主要核心变量定义说明

指标		变量定义	
控制变量	学生个体特征	性别 生源 家庭收入 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 父母教育期望 学习成绩	虚拟变量:男生 = 1,女生 = 0 虚拟变量:城市 = 1,农村 = 0 连续变量:收入程度得分 连续变量:题项转换为教育年数 连续变量:期望程度得分 连续变量:成绩优异程度得分
	学校组织特征	学校类型 学校区位 学科专业 年级	虚拟变量:高水平学校 = 1,高水平学科 = 0 虚拟变量:省会 = 1,地级市 = 0 虚拟变量:人文社科 = 1,理工农 = 0 虚拟变量:以“大一”为基准项
学习参与	学业参与		连续变量:李克特 1—5 级评分
	师生互动		连续变量:李克特 1—5 级评分
	课余时间	课余学业时间	连续变量:相应项目所花费时间的总和
		课余休闲时间	连续变量:相应项目所花费时间的总和
能力发展	专业能力		连续变量:李克特 1—5 级评分
	社交能力		连续变量:李克特 1—5 级评分
院校认同	院校满意度		连续变量:李克特 1—6 级评分
	院校认可度		连续变量:李克特 1—6 级评分

①郑永进、吕林海:《我国示范和骨干高职院校学生学情调查报告》,《教育研究》2016 年第 11 期。

三、研究结果

(一) 学习参与、能力发展与院校认同描述性分析

表3 列出核心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由数据结果可知,四川省“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学生自我评价的学业参与、师生互动均值分别为 3.56 和 3.29,自评指数中等偏上。这表明学生具有一定的自主学习意识,并表现出相应的行为。

能力发展方面,四川省“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社交能力均高于中间值,但社交能力发展较专业能力发展相对偏低。一项通过构建潜变量增长模型对学生进行四年追踪的研究表明,大学期间学生知识增长总量大于能力和价值观增长总量。^① 国内学校教育系统相对更加重视对学生知识的传授,而忽略社会交往、价值观养成的倾向性,在本研究数据中也得以证实。

就院校满意度来看,总体满意度均超过了 3.5 的中间值,自评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与满意度相比,学生对学校的认可度相对偏低。尽管满意度和认可度都是院校认同的重要维度,但其具体指向也有较大区别。满意度主要涉及学生纯粹的主观感知,认可度则是掺杂了关于学校声望的社会评价的综合判断,并非完全主观的感受。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尽管近几年来国家大力推进职业教育转型和深化发展,但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的提高依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相关分析显示,学习参与、能力发展与院校满意度、认可度均具有中等程度相关。进一步分析系数大小,学习参与四个维度与院校满意度和认可度相关系数强度在 0.5—0.7 之间,能力发展两个维度与院校满意度、认可度的相关系数强度在 0.6—0.8 之间,显示后者关系更为紧密。

表 3 核心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

	Mean (SD)	1	2	3	4	5	6	7
1. 学业参与	3.425 (0.570)	1						
2. 师生互动	3.121 (1.166)	0.675 (***)	1					
3. 课余学术时间	16.342 (7.034)	0.428 (***)	0.407 (***)	1				
4. 课余休闲时间	13.907 (6.531)	0.196 (***)	0.231 (***)	0.659 (***)	1			
5. 专业能力	3.137 (0.570)	0.573 (***)	0.618 (***)	0.404 (***)	0.213 (***)	1		
6. 社交能力	2.890 (0.674)	0.598 (***)	0.622 (***)	0.405 (***)	0.202 (***)	0.833 (***)	1	
7. 院校满意度	4.190 (0.896)	0.614 (***)	0.606 (***)	0.379 (***)	0.184 (***)	0.738 (***)	0.713 (***)	1
8. 院校认可度	3.933 (0.711)	0.579 (***)	0.526 (***)	0.336 (***)	0.129 (***)	0.720 (***)	0.721 (***)	0.747 (***)

注: * 表示 P<0.5, ** 表示 P<0.01, *** 表示 P<0.001。

(二) 学习参与、能力发展对院校认同的影响效应

为深入分析学习参与对院校认同的影响程度,以满意度和认可度作为因变量建构两组模型。每

^①杨立军、张小青、张薇:《大学期间学生学习成果增值轨迹:一项潜变量增长模型分析》,《教育发展研究》2016 年第 17 期。

组包含三个模型,其中模型 1 和模型 4 仅包含控制变量,模型 2 和模型 5 在前一个模型基础上加入学习参与变量,模型 3 和模型 6 在模型 2 和模型 5 的基础上加入能力发展变量,以测算学习参与和能力发展的解释效应。

表 4 院校满意度和认可度对学习参与、能力发展的回归模型

	院校满意度			院校认可度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Beta	Beta	Beta	Beta	Beta	Beta
性别(女生=0)	0.084***	0.029	0.006	0.041**	-0.013	-0.040***
生源(农村=0)	-0.005	0.000	-0.004	-0.029*	-0.026*	-0.027**
家庭收入	0.081***	0.060***	0.025	0.068***	0.053***	0.010
父母教育	0.040**	0.003	-0.002	0.017	-0.006	-0.015
教育期望	0.141***	0.046***	0.007	0.162***	0.058***	0.027**
学习成绩	0.261***	0.116***	0.091***	0.181***	0.037***	0.000
高职类型(高水平学科=0)	-0.159***	-0.064***	-0.056***	-0.116***	-0.013	-0.002
所在城市(地级市=0)	-0.159***	-0.056***	-0.018*	-0.193***	-0.086***	-0.043***
学科专业(理工=0)	0.005	0.002	-0.008	0.011	0.004	-0.010
大二(大一=0)	-0.003	-0.007	-0.014	-0.021*	-0.029**	-0.039***
大三(大一=0)	0.029*	0.003	-0.010	0.163***	0.020	-0.001
学业参与		0.332***	0.181***		0.325***	0.167***
师生互动		0.286***	0.112***		0.304***	0.102***
课余学业时间		0.069***	-0.001		0.092***	0.018
课余休闲时间		0.018	0.004		-0.042**	-0.051***
专业能力			0.357***			0.326***
社交能力			0.216***			0.285***
常数项(B)	3.008***	1.247***	0.734***	2.954***	1.466***	0.873***
R ²	0.173***	0.468***	0.609***	0.129***	0.437***	0.600***
R ² Δ		0.295***	0.141***		0.308***	0.163***

注：*表示 P<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

从两组模型常数项的数值变化来看,在分别添加了不同核心变量后,常数项系数递减,表明所增加的变量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在模型 1 和模型 4 中,学生个体特征和学校组织特征对院校满意度和认可度均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效应,两类控制变量对院校满意度和认可度可解释的变异量分别为 17.3% 和 12.9%,说明对个体特征和学校组织两类变量进行控制处理是有意义的。

在模型 2 和模型 5 中,增加了学习参与变量,模型系数出现了较大的变化。相较于模型 1 和模型 4,模型 2 和模型 5 的可解释变异量分别增加了 29.5% 和 30.8%,表明在控制变量之外,学习参与对学生的院校满意度和认可度有极强的解释力。具体分析学习参与指标的影响效应,学业参与对学生院校满意度和认可度的影响效应最高,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 0.332 (P<0.001) 和 0.325 (P<0.001)。师生互动影响效应次之,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 0.286 (P<0.001) 和 0.304 (P<0.001)。学生课余在学业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影响效应略低,但也达到极其显著水平,其效应值分别为 0.069 (P<0.001) 和 0.092 (P<0.001)。值得注意的是,学生课余休闲时间出现了不同的影响效应,在休闲上花费的时间对学生院校满意度并无显著影响(0.018, P>0.05),但是对于院校认可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0.042, P<0.01)。也就是说,学生课后用于休闲的时间越多,其院校认可度越低。

模型 3 和模型 6 在模型 2 和模型 5 的基础上纳入能力发展两个变量后,R² 也出现了显著变化。具体来讲,加入能力发展后,自变量对院校满意度和认可度的解释力分别比前两个模型增加了 14.1% 和 16.3%,这一变化充分说明能力发展对院校满意度和认可度有强大的解释效力。对标准化系数进行比较可知,能力发展变量对院校满意度和认可度的影响不仅远远高于学习参与变量,而且显著地降低了学习参与变量的解释效力。学习参与和师生互动对院校满意度和认可度的影响效应

尽管依然很显著,但解释力比未纳入能力发展变量之前下降了接近 50%,课余学业时间花费的影响效应则从显著变得不显著。此外,课余休闲时间越多,对院校认可度的负向影响效应越为显著。

（三）学习参与、能力发展对院校认同的影响路径

以上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学生个体特征和院系组织特征的基础上,“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学生的学习参与和能力发展对其院校满意度和认可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还不足以证明三者之间的具体影响路径。基于本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有必要进一步深入考察三者之间的关联。

理论模型假设,学习参与对于院校满意度和认可度不仅具有直接影响,同时还通过学生能力发展,即通过专业能力和社交能力的中介作用,对院校满意度和认可度产生间接影响。基于此假设,采用 bootstrapping 法检验能力发展的中介效应,并验证“学习参与—能力发展—院校满意度和认可度”的影响路径结构。图 2 和表 5 呈现出学习参与、能力发展对院校满意度和院校认可度的路径分析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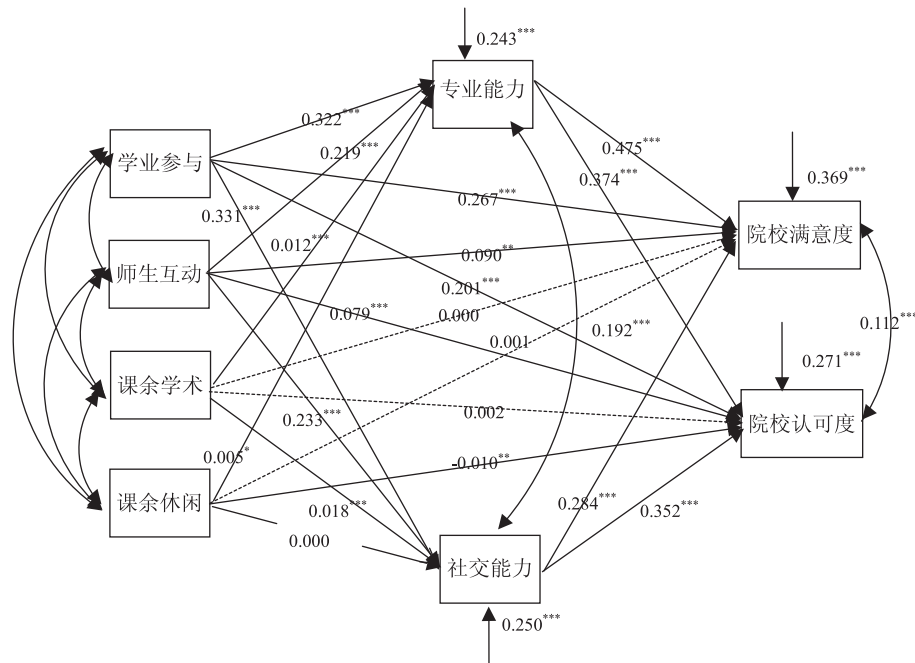


图 2 学习参与、能力发展对院校满意度和认可度的影响路径分析

图 2 中的模型适配度分析结果为: $\chi^2 = 216.075, df = 18, P = 0.000, CFI = 0.989, TLI = 0.967, RMSEA = 0.048$,各指数均比较理想。

表 5 中介路径间接影响效应分析

间接效应	估计值	95% 置信区间		间接效应	估计值	95% 置信区间	
		L LCI	ULCI			L LCI	ULCI
学业参与→专业能力→满意度	0.151 ***	0.131	0.168	学业参与→专业能力→认可度	0.121 ***	0.099	0.139
学业参与→社交能力→满意度	0.102 ***	0.074	0.116	学业参与→社交能力→认可度	0.119 ***	0.096	0.136
师生互动→专业能力→满意度	0.110 ***	0.101	0.121	师生互动→专业能力→认可度	0.082 ***	0.071	0.095
师生互动→社交能力→满意度	0.066 ***	0.052	0.077	师生互动→社交能力→认可度	0.079 ***	0.063	0.089
课余学术→专业能力→满意度	0.005 **	0.003	0.006	课余学术→专业能力→认可度	0.004 **	0.003	0.005
课余学术→社交能力→满意度	0.005 **	0.004	0.007	课余学术→社交能力→认可度	0.006 **	0.003	0.008
课余休闲→专业能力→满意度	0.003 **	0.000	0.003	课余休闲→专业能力→认可度	0.002 *	0.000	0.002
课余休闲→社交能力→满意度	0.000	-0.000	0.001	课余休闲→社交能力→认可度	0.000	-0.001	0.001

图1和表5表明,学业参与、师生互动、课余学术时间和课余休闲时间均可通过专业能力和社交能力对院校满意度和认可度产生间接影响。两个能力中介变量在学业参与、师生互动对院校满意度和认可度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均为正向,在课余学术时间投入和院校满意度、认可度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专业能力在课余休闲投入时间与院校满意度、认可度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作用方向不一致。社交能力在课余休闲投入时间和院校满意度、认可度中不具备中介作用,课余休闲投入时间可直接对院校认可度产生负向影响。

以上结果表明,能力增长在学习参与和院校认同之间的中介作用得以证实。针对院校满意度,影响总效应按程度大小排序分别为学业参与(0.514)、师生互动(0.260)、课余学术时间(0.062)、课余休闲时间(0.002);能力发展(整合专业能力和社交能力)对院校满意度既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又在学习参与和院校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学习参与四个因子通过能力发展进而影响院校满意度的间接效应占总影响效应的大小排序,分别为课余学术投入时间(100%)、课余休闲投入时间(66.7%)、师生互动(65.4%)、学业参与(48.1%)。这表明,课余在学术上投入的时间多少本身并不会促进院校满意度的提升,只有使学生的能力进一步得到提高,才能促进其满意度提升。

对院校认可度而言,影响总效应按程度大小排序分别为学业参与(0.438)、师生互动(0.243)、课余学术时间(0.012)、课余休闲时间(-0.008)。能力发展(整合专业能力和社交能力)对院校认可度不仅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又在学习参与和院校认可度之间起中介作用。前三个因子通过能力发展影响院校满意度的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大小排序,分别为课余学术时间投入(83%)、师生互动(67.5%)、学业参与(54.1%);课余休闲时间投入通过能力发展所产生的间接效应为不一致中介,在一定程度上对总负效应有所削弱,但弱化效应不显著。

学生课余学术时间的投入只有促进学生的能力发展,才能增进其院校认同。而且,学生课余休闲时间投入若能促进专业能力发展,也可削弱对院校认同的直接负效应,这是本研究有意思的发现,即证明了有效学习而非时间投入本身对院校认同更具价值。学习需要有时间的投入,但有效学习并不完全等同于投入时间的多少,其核心是学生的学习效益和发展进步的程度,标志着学生学会学习,养成良好的学习方法和习惯,是学生积极主动地去学习、探求和感知。甚至,在同样的目标设定下,这个过程越短、花费的时间越少就越有效。^① 美国学者 Merriam 指出,与正式学习不同,在不是典型的基于课堂的、组织严密的非正式学习中,学习的掌握权主要在学习者手中,^②而学生已有的知识准备及主动的认知加工活动,是促进有效学习的内部条件。^③ 弥补缺漏、追求深度、强调理解、关注意义的有效学习,有利于增进不同情境下的知识迁移和建构,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和自我价值认同,进而弱化外界刻板印象,消解自我贬抑,进一步产生认同的“投射效应”,促进院校认同。

四、研究结论与实践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聚焦四川省“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学生的院校认同,以组织认同理论和学生参与理论为基础,探究高职学生学习参与、能力发展对院校认同的影响及路径,研究发现可归纳为两点。

第一,“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学生的院校认同自评分值中上。学生学习参与和能力发展对院校满意度和认可度有显著影响。从影响效应上看,能力发展对院校满意度和认可度的影响大于学习参

①杨勇:《有效教学与有效学习的方法与路径》,《课程·教材·教法》2014年第3期。

②[美]雪伦·B·梅里安:《成人学习理论的新进展》,黄健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③鲍银霞:《有效学习发生的条件及其对教师教学的要求》,《教育导刊》2005年第9期。

与。在学习参与的指标中,学业参与影响最大,师生互动影响次之,课余时间投入的影响具有不同的表现。课余学术投入时间对院校满意度和认可度是否起正向影响,取决于所花费的时间是否促进了学生能力的增值,而课余休闲时间过多则会对院校认可产生负向影响。

第二,能力发展在学习参与与院校满意度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学习参与既可以直接影响院校认同,又能通过影响能力发展间接影响院校认同。但是,能力发展的中介作用在学习参与不同维度中具有不同的效应。在学习参与和师生互动中,它起部分中介的作用,即学习参与和师生互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促进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社交能力,进而影响学生的院校满意度和认同度。同时,学习参与和师生互动其本身也能增进学生对院校的满意度和认可度。在课余学术时间投入对院校认同的影响中,能力发展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即学生在课余学术上所花费的时间对学生院校满意度和认可度的影响,完全取决于其是否促进了学生的能力发展。学生在课余休闲上所花费的时间,也完全通过促进能力发展影响满意度,但课余休闲时间投入并不会显著影响社交能力发展,反而会负向影响学生的院校认可度。

（二）实践建议

“双高计划”的建设目标是力图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高职”,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在公众对职业院校的认同中,高职学生自身的院校认同是改善职业院校地位的基础,也是提升整体社会认同的关键。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如何增进高职学生的院校认同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强化以“能力发展”为核心的人才培养目标。“能力为中心”不仅是职业技术教育的核心,也日渐受到一流大学的重视。斯坦福大学甚至在其《2025 战略计划》中提出建立“能力第一,知识第二”的人才培养目标框架。^①国内发布的首份《职教毕业生就业趋势报告》显示,多数技工院校毕业生就业成功受益于“专业技能”。本研究表明,能力提升的自我感知对提升高职院校学生的院校认同至关重要。学历上的偏见或许短期内难以打破,要实现低认同突破,需要在培养学生的真能力上下功夫。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由于技术劳动的复合性和实践性,基于知识应用的职业教育,其学习过程就不仅仅是专业理论知识的传递,而是经由职业实践——工作过程分析所确定的,基于知识应用的行业技术胜任力的培养。这种适用于工作场的实操能力,更易获得用人单位的认可和青睐,也就更容易增强学生的院校认同。

另外,随着新兴产业的发展,职业教育不断向高质量推进。“双高计划”提出“5个提升”的工作目标,即提升校企合作水平、服务发展水平、学校治理水平、信息化水平、国际化水平。工作目标是否达成,归根到底需要从人才培养的质量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来进行评判。这就需要一定规模的、有一定理论基础且动手能力强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与之匹配。一项基于企业的调查发现,企业对人才总有许多“期待”。这种“期待”既包括实际操作能力,也包括学习提高能力,还包括相当的社会交往和适应能力。^②对于职业院校而言,应着力于增进学生能力发展的教育设计,通过校企协同育人、区域资源统筹、实训基地建设等途径,打造专业能力,促进社交能力,使学生在从容应对未来变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对院校的反馈性认同。

第二,优化教育教学模式促进学生的有效学习参与。有效的学习参与是促进能力发展的关键,这一结论在国内外研究中已经获得证实。早在十五年前,Pascarella 和 Terenzini 在《大学如何影响学生:一项研究的第三个十年》一书中,就基于对西方数十年研究的整理,指出在学校内的学术经历、人

^①莫甲风:《世界一流大学如何以多样性学习经历培养大学生创造力》,《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9年第2期。

^②任鹏:《捷克——让职业技术教育成为发展新引擎》,《光明日报》2017年7月26日,第15版。

际关系、课外活动参与都对能力发展具有净效应。另一项针对中国本土化的实证研究建构了大学生成长的金字塔模型,提出学生参与、学生投入、学生学习与学生发展的层级关系。^①“双高计划”建设院校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的人才资源支撑,更应充分利用自身的软硬件优势,通过实训基地建设、技术对接培训、“学徒制”模式推广、“双师型”教师引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等产教融合措施,创设多样性学习条件,将外在优势转化为学生对学习的深度参与和投入,进而有效促进学生能力的提升。

另一方面,学习参与不仅可以促进能力发展,其参与过程本身也是增进院校认同的有效形式。职业教育“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路径和人才培养模式,突破了传统的企业培训和传统学校教育的“围城”而彰显出明确的“跨界”特性。这意味着,对于职业院校的学生而言,实践操作和专业学习同等重要。学习和实践过程中的专心致志、合作交流、问题解决、技能习得等,都有利于学生获得积极愉快的情绪,形成良好的自我认同,并将情感迁移和升华为对院校的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校所有的课程改革、教学实践和生活服务都应围绕是否能够有效促进学生在学习中的高效投入来开展,让学生充分体会学习过程所带来的愉悦体验,进而增强对院校的认同。

第三,合理利用课内外时间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研究表明,如何利用课余时间会影响学生对院校的认同,但这往往是院校容易忽略的地方。高职院校生源特征决定了其相较于普通本科而言,自我学习和管理能力可能相对略低,因此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学素以“自由”著称,但是大学所提供的真正“高等的”教育,是使人成为理性的自由人,而非放任的自由。^②更不是打着“学习自由”的旗号放任不管,让学生承担学无所成的风险。高等职业教育同样如此。因此,对学生的教育引导和管理,是基于培养拥有理性自由的个体,使其可以充分意识到行为选择的后果。基此,在课堂教学之外,规范和强化学生对时间的利用和分配,促进有效学习,是高职教育管理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之一。

对学生有序管理的本质,在于设计丰富的教育场景并引导学生有选择地将时间填充其中。不仅包括学生对常规学习时间的高效利用,也包括对课余学习时间的有效分配。“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应充分利用自身的办学优势,为学生创设更多不同层次、规格、类别的项目、比赛和活动,让学生有更充分的选择和参与机会。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开放课程系统,将手机、电脑等网络终端与课余学习相结合,将课余时间分配到对课堂知识、专业技能以及社会交往、价值观等非认知能力的延续与强化上,在有益的活动中促进综合能力的发展,在学校形成积极向上的课余文化氛围。

《国家教育发展规划》指出,职业教育仍是教育体系中的突出短板之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19)进一步明确了职业教育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位置,强调新时期职业教育必须走高质量发展、内涵发展的道路,并就健全职业教育制度框架,推动中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完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做出了具体指导。第一轮遴选出的“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对实现和引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标杆意义。促进学生的学习参与和能力增值是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提升公众对职业院校认同最具操作性的路径。诚然,社会对职业院校认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文化、制度和观念的转变与支持,更需要学生、管理者和公众的共同努力。如此,中国的职业教育才能真正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

(责任编辑:程天君)

①岑逾豪:《大学生成长的金字塔模型——基于实证研究的本土学生发展理论》,《高等教育研究》2016年第10期。

②王建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高等教育研究》2014年第2期。

Student Engagement , Ability Development and College Identification :

A Study Based on the Data from “Double-High Plan”

Vocational Colleges in Sichuan Province

ZHOU Fei

Abstract: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ir home institut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he status of the institute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Double High Plan” of Sichuan Province, this paper uses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theory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learning engagement on their identification with their colleges and the mechanism behind this impact. The study found that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their home institutes possessed by the students from “double-high plan”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in the upper middle level; academic participation,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extracurricular academic time investment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college recognition. The investment in leisure time after school show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ability development has an intermediary effect between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institutional identification; academic participation and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ca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the institutional identification, but also indirectly affects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ir colleges through promoting their ability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investment in spare time can only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with their home institutes only through promoting their ability development. Therefore, effective learning direc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ability is very important. In this reg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talent training goal with “ability development” as the core; to optimize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ode to promote students' effective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to rationally arrange time inside and outside classes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Keywords: learning engagement; college identification; ability development; “Double-High Pla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bout the author: ZHOU Fei, PhD in Educatio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Marxism,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engdu 610059).